

岳飛治兵語錄

劉詠堯編輯

目次

自序	精忠許國	一
第一章	精忠許國	一
第二章	戰略思想	三
第三章	戰術運用	一〇
第四章	戰鬥活動	一三
第五章	整軍安民	一五
第六章	忠義感召	一九
第七章	謙讓愛人	二一

自序

自來名將，不僅有卓越之才識，且亦有崇高之品德，所謂智信仁勇忠嚴，無不俱備，非比偏裨之將祇具其一也。若宋代名將岳武穆，其才與識，固曠世無匹，而其精忠之節操，尤足爲後世軍人之楷模，永垂不朽。

武穆名飛字鵬舉，相州湯陰人，生於宋徽宗崇寧二年，及冠從軍爲小隊長，以軍功歷升至少保，後爲權臣秦檜、萬俟卨等以「莫須有」三字構陷，冤死獄中，時年三十有九。孝宗卽位，詔復飛之原官，追封鄂王並諡武穆。

武穆自從戎以至專征，平定賊寇，擊破強虜，經大小一百二十餘戰，甚少敗陣，且均屬以寡擊衆，以少勝多。如對內戡亂，桂嶺一戰，以八千人破曹成軍十餘萬；對外禦侮，敵將金兀朮嘗曰：「岳少保以五百騎，破五十萬衆。」其所部將士之精銳可概見矣。

綜觀武穆治軍之道，其大要有六：一曰重蒐選，貴精不貴多。當其初攝軍旅，接韓京、吳錫舊部，皆不習戰鬥，且多老弱，經慎選其可用者不滿千人，餘皆罷歸，數月遂爲精卒。二曰謹訓習，止兵休舍，輒課以藝，視無事時如有事之時。三曰公賞罰，待千萬人如待一人。有功者重賞，無功者峻罰。其子雲犯規，立命斬之，經諸將叩頭求免，猶杖之始釋。四曰明號命，要言不繁，令出必行，使人人易於服從，部下樂于應命。五曰

嚴紀律，約束師衆，秋毫不犯，有妨害農事，強行買賣者立處死刑。某次，兵卒取民麻一縷，詰明來由，卽予斬決。六曰同甘苦，御下以誠，待人以恩，常與士卒同飲食，部屬有疾，親蒞撫視，並手調湯藥。岳氏得此治兵六要，故能使士卒同生死，共患難，師行所至，戰無不取，攻無不克，當世有「撼山易，撼岳家軍難」之諺，實非偶然也。

次若武穆精忠之節操，在我國民間幾乎家喻戶曉。當建康之役，士卒乏食，形勢危殆，全軍夜屯鍾山，多欲叛離，武穆灑血厲衆曰：「我輩荷國家恩，當以忠義報國，立功名，書竹帛，死且不朽。若降而爲虜，潰而爲盜，偷生苟活，身死名滅，豈計之得耶？建康江左形勝之地，使敵人據之，何以立國？今日之事，有死無貳，有出此門者斬。」詞色慷慨激昂，將士無不感奮。及後因被讒就捕，笑曰：「皇天后土，可表此心。」受訊時又自裂其衣，蓋背部刺有「精忠報國」四字，深入膚理，其耿耿忠忱爲何如耶！

余既景仰武穆之武功與節操，尤喜誦其詩文，因就平日所讀遺作與史書記載，揀其治軍要言與夫立身處事之警語，輯爲岳飛治兵語錄，藉供研習兵學者之參考，或亦有助于建軍復國之大業。倉卒輯成，掛漏訛誤之處當所難免，尙祈海內賢達有以正之。

劉 詠 堯

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三月于臺北

岳飛治兵語錄

劉詠堯編輯

第一章 精忠許國

武穆十九歲時，一日其父撫其背曰：「使汝異日得爲時用，其殉國死義之臣乎？」武穆應之曰：「惟大人許兒以遺體報國家，何事不敢爲！」後刺繡爲袍，有「誓作中興臣，必殄金賊主」之文。

張所與武穆論時事，武穆慷慨流涕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惟有滅賊虜，迎二聖，復舊疆，以報君父耳。」

建炎四年，武穆題張氏園壁曰：「近中原板蕩，金人長驅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將帥無能，不及長城之壯，余發憤河朔，起自相台，總髮從軍，歷大小二百餘戰，雖不及遠涉遐荒，亦足快國事之萬一。今又提一壘孤軍，振起宜興，建康之城，一舉而復。今且休兵養卒以待，如或朝廷見念，賜予器甲，使之完備，頒降功賞，使人蒙恩，卽當深入邊庭，迎二聖復還京師，取故地再上版籍，他時過此，勒功金石，豈不快哉。此心一發，天地知之，知我者知之。建炎四年六月，河朔岳飛書。」

建炎四年武穆題五嶽祠盟記：「自中原板蕩，夷狄交侵，余發憤河朔，起自相台，

總髮從軍，歷二百餘戰。雖未能遠入荒夷，洗蕩巢穴，亦且快國讎之萬一。今又提一旅孤軍，奮起宜興，建康之城，一鼓敗虜，恨未能使匹馬不同耳。故且養兵休卒，蓄銳待敵，嗣當激勵士卒，功期再戰，北踰沙漠，喋血虜庭，盡屠夷種，迎二聖，歸京闕；取故地，上版圖，朝廷無虞，主上奠枕，余之願也。河朔岳飛題。」

紹興元年七月武穆題驟馬崗詩曰：「立馬林岡豁戰眸，陣雲開處一溪流，機春水泚猶傳晉，黍秀宮庭孰憫周。南服只今殲小醜，北轅何日返神州，誓將七尺酬明聖，怒指天涯淚不收。」又題翠巖寺詩曰：「秋風江上駐王師，暫向雲山躡翠微，忠義必期清塞水，功名直欲鎮邊圻，山林嘯聚何勞取，沙漠羣兇定破機，行復三關迎二聖，金盃席捲盡擒歸。」

紹興二年七月題祁陽大營驛：「權湖南帥岳飛，被旨討賊曹成，自桂嶺平蕩巢穴，二廣湖湘，悉皆安妥，痛念二聖遠狩沙漠，天下靡寧，誓盡忠孝，賴社稷威靈，君相賢聖，他日掃蕩胡虜，復歸故國，迎兩宮還，寬天子宵旰之憂，此所志也。願蜂蟻之群，豈足爲功，過此因留於壁。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。」

題滿江紅本意詞：「怒髮衝冠，凭欄處，瀟瀟雨歇，抬望眼，仰天長嘯，壯懷激烈，三十功名塵與土，八千里路雲和月，莫等閒白了少年頭，空悲切。靖康恥，猶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時滅，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，壯志飢餐胡虜肉，笑談渴飲匈奴血，待從頭

收拾舊山河，朝天闕。」

題詩伏魔寺壁：「胆氣堂堂貫斗牛，誓將直節報君仇。斬除元惡還車駕，不問登壇萬戶侯。」

寄浮屠慧海詩曰：「滄浦廬山幾度秋，長江萬折向東流，男兒立志扶王室，聖主專征滅虜酋；功業要刊燕石上，歸休終伴赤松遊，叮嚀寄語東林老，蓮社從今著力修。」

覆李綱書曰：「軍書旁午，未得時候台安，遠蒙翰教，忠懷義氣，直薄雲漢而貫金石，凡在含靈，能無感奮，況飛素切同仇者耶？比已鼓勵軍士，直抵淮陰，滅此而朝食，以報國恩而答知己，飛之願也。卽不然亦惟力是視，死生以之，決不狼顧偷存，視息於人間耳。」

送張浚北伐詩曰：「號令風霆迅，天聲動北陲，長驅渡河洛，直搗向幽燕；馬蹀躞氏血，旗臯可汗頭，歸來報明主，恢復舊神州。」

從駕游內苑，應制賦詩曰：「敕報游西內，春光靄上林，花園千朵錦，柳燃萬株金，燕繞龍旂舞，鶯隨鳳輦吟，君王多雨露，化育一人心。」

第二章 戰略思想

張所詢武穆以詔撫河北之計，武穆曰：「昔人有言，河北視天下猶珠璣，天下視河

北猶四肢，言人之一身，珠璣可無，而四肢不可暫失也。本朝之都汴，非有秦關百二之險，平川曠野，長河千里，首尾繇亘，不相應援，獨特河北以爲固，苟以精甲健馬，憑據要衝，深溝高塹，峙列重鎮，使敵入吾境，一城之後，復困一城，一城受圍，諸城或撓或救，卒不可犯。如此則虜人不敢窺河南，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。大率河南之有河北，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，河北不歸，則河南未可守，諸關不獲，則燕雲未可有，閒嘗思及童宣撫取燕雲事，每發一笑。何則，國家用兵爭境土，有其尺寸之地，則得其尺寸之用，因糧以養其兵，因民以實其地，因其練習之人，以爲嚮導，然後得其要害而守之。今童宣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，虜人既得重賄，陽諾其請，收其糧食，徙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，席捲而來，付之以空虛無用之州，國家以爲燕雲眞我有矣，則竭天下之財力以實之，不知要害之地，實彼所據，彼俟吾安養之後，一呼而入，復陷腥羶，攻取燕雲而不志諸關，是以虛名受實禍，以中國資夷狄也。河南河北，正亦類此。今朝廷命河北之使，而以招撫名，越河以往，半爲胡區，將何以爲招撫之地，如招撫職事計，直有盡取河北之地，以爲京師援耳。不然天下之四肢絕，根本危矣，異時醜虜既得河北，又侵河南，險要旣失，莫可保守。駸駸未已，幸江幸淮，皆未可知也，招撫誠能許國以忠，稟命天子提兵壓境，使某以偏師從麾下，所嚮惟招撫命耳，一死烏足道哉？」所大喜。

武穆與幕中人語，論及三寇，或問將何先，武穆曰：「先襄漢，襄漢旣復，李成喪師而

逃，楊叢失援矣。第申嚴下流之兵以備之，然後鼓行。」

奏請復襄陽六郡，以圖中原劄曰：「臣竊惟善觀敵者，當逆知其所始；善制敵者，當先去其所恃。今外有北虜之寇攘，內有楊叢之竊發，俱爲大患，上軫宸襟。然以臣觀之，楊叢雖近爲腹心之憂，其實外假李成以爲唇齒之援，今日之計，正當進兵襄陽先取六郡，李成不就繫縛，則亦喪師遠逃，於是加兵湖湘，以殄羣盜，要不爲難，而況襄陽六郡，地爲險要，恢復中原，此爲基本。臣今已厲兵飭士，惟俟報可，指期北向，伏乞睿斷，速賜施行，庶幾上流早見平定，中興之功，次第而致，不勝天下之幸，取進止。」

紹興二年，武穆奏曹成不服乞進兵，奏曰：「臣竊惟內寇不除，何以攘外，近郊多壘，何以服遠，比年羣盜競作，朝廷務廣德意，多命招安，故盜亦玩威不畏，力強則肆暴，力屈則就招，苟不略加剿除，蠡起之衆，未可遽殄。臣昨者被奉招安曹成之命，深以陛下好生之意如此，爲臣子者患不能推廣而行之。故先宣告上恩，以期改行，閱日雖久，杆格是聞，臣嘗累遣探報，知其賊馬已離道州，進趨廣西，此寇所爲，未肯遽出，意欲侵犯二廣，肆毒生靈，俟其力盡勢殫，然後徐爲服降之計。臣今進發，自郴州桂陽監以往，即行措置用兵掩殺，務速除蕩，以綏彼民，取進止。」

覆奏晝守襄陽等郡劄曰：「……臣竊觀金人劉豫，皆有可取之理，金人累年之間，

貪婪橫逆，無所不至，今所愛惟金帛子女，志已驕墮，劉豫僭臣賊子，雖以儉約教民，而人心終不忘宋德，攻討之謀，正不宜緩。苟歲月遷延，使得修治城壁，添兵聚糧，而後取之，必倍費力，陛下淵謀遠略，非臣所知，以臣自料，如及此時，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，恢復故疆，民心效順，誠易爲力，在陛下睿斷耳。」

武穆以公牘申省，辭通嚴之命，願以母妻並二子爲質，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，狀曰：「照得飛近淮指揮，差飛通泰州鎮撫使，仰認朝廷使令之意，除已一面起發前赴新任外，契勘金賊侵寇虔劉其志未艾，要當速行勦殺，殄滅淨盡，收復諸路，不然則歲月滋久，爲患益深，若蒙朝廷允飛今來所乞，乞將飛母妻爲質，免充泰州鎮撫使，止除一淮南東路重難任使，令飛召集兵馬，掩殺金賊，收復本路州郡，伺便遞遞收復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故地，庶使飛平生之志得以少快，且以盡臣子報君之節，謹具申尙書省，伏乞鈞慈詳察，特賜敷奏指揮施行，謹狀。」

建炎三年七月杜充棄京師之建康，武穆說之曰：「中原之地，尺寸不可棄，況社稷宗廟在京師，陵寢在河南，尤非他地比。留守以重兵碩望，猶不守此，他人奈何，今留守一舉足，此地皆非我有矣，他日欲復取之，非損數十萬之衆，不可得也，留守盍重圖之。」充不聽，遂從之建康。

建炎四年，武穆奏曰：「建康爲國家形勢要害之地，宜選兵固守，比張俊欲使臣守

鄴陽，備虜人之擾江東西者，臣以爲賊若渡江必先二浙，江東西地僻，亦恐重兵斷其歸路，非所向也，臣乞益兵守淮，拱護腹心。」上嘉納之。

乞出師恢復中原疏曰：「臣伏自國家變故以來，起於白屋，實懷捐軀報國雪復讎恥之心，幸憑社稷威靈，前後粗立薄效，而陛下錄臣微勞，擢自布衣，曾未十年，官至太尉，品秩比三公，恩數視二府，又增重使名，宣撫諸路，臣一介賤微，寵榮超躐，有踰涯分，今者又蒙益臣軍馬，使濟恢圖，臣實何人，誤荷神聖之知如此，敢不晝度夜思，以圖報稱。臣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，而付之齊秦之地，蓋欲荼毒中原生靈，以中國而攻中國，粘罕因得休兵養馬，觀釁乘隙，包藏不淺，臣不及此時稟陛下睿算妙略，以伐其謀，使劉豫父子隔絕，五路叛將歸還，兩河故地漸復，則金城詭計日生，它時浸益難圖。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，勿復拘臣淹速，使敵莫測臣舉措，萬一得便可入，則提兵直趨京洛，據河陽陝府潼關，以號召五路叛將，則劉豫必捨汴都而走河北，京畿陝右，可以盡復。至於京東諸郡，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，亦可便下。臣然後分兵濬滑，經略兩河，劉豫父子，斷可成擒。如此則大遼有可立之形，金賊有破滅之理，四夷可以平定，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，實在此舉。使令汝穎陳蔡，堅壁清野，商於虢略，分屯要害，進或無糧可因，攻或難於餽運，臣須斂兵還保上流，賊定追襲而南，臣俟其來，當率諸將或剋其銳，或待其疲，賊利速戰，不得所欲，勢必復還。臣當設伏邀其歸路，小

入則小勝，大入則大勝，然後徐謀再舉。設若賊見上流進兵，併力來侵淮上，或分兵攻犯四川，臣卽長驅擣其巢穴，賊困於奔命，勢窮力殫，縱今年未盡平殄，來歲必得所欲，亦不過三二年間，可以盡復故地，陛下還歸舊京，或進都襄陽關中，唯陛下所釋也。臣聞興師十萬，日費千金，邦內騷動七十萬家，此豈細事？然古者命將出師，兵不再役，糧不再籍，蓋慮周而用足也。臣今部曲，遠在上流，去朝廷數千里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，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，而在寨卒伍有飢餓閃走，故臣急還，不遂前功，致使賊地陷僞，忠義之人，旋被毒殺，皆臣之罪。今日唯賴陛下戒敕有司，廣爲儲備，俾臣得一意靜慮，不爲兵食亂其方寸，則謀定計審，仰遵陛下成算，必能濟此大事也。：臣無任戰汗。取進止。」

奏乞以本軍進討劉豫，劄曰：「……：臣願因此時上稟睿算，不煩濟師，只以本軍進討，庶少塞繆官之咎，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，順天之道，因民之情，以曲直爲壯志，以順逆爲強弱，萬全之効，茲焉可必，惟陛下力斷而行之，……：取進止。」

奏乞移都上游：「錢塘僻在海隅，非用武之地，臣願陛下建都上游，用漢光武故事，親帥六軍，往來督戰，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，人人用命，臣當仗國威靈，鼓行北向。」致書趙鼎，請贊恢復之計，書曰：「……：近得諜報，知逆豫既廢虜，倉卒未能鎮備，河洛之民，紛紛擾攘，若乘此興吊伐之師，則克服中原，指日可期，真千載一機也。」

乃廟議迄無定算，倘遲數月，事勢將不可知矣！竊惟閣下，素切不共之憤，熟籌恢復之計，乞於上前，力贊兪旨，則他日廓清華夏，當推首庸矣。……」

謝講和赦表，寓和議未便，表曰：「……竊婁敬猷言於漢帝，魏絳發策於晉公，皆盟墨未乾，灑口血猶在，俄驅南牧之馬，旋興北伐之師，蓋夷虜不情，而犬羊無信，莫守金石之約，難充谿壑之求，圖暫安而解倒垂，猶之可也，顧長慮而尊中國，豈其然乎。……身居將闔，功無補於涓埃，口誦詔書，面有慚於軍旅，尙作聰明而過慮，徒懷猶豫而致疑，謂無事而請和者謀，恐卑辭而益幣者進，臣願定謀於全勝，期收地於兩河……頓首頓首。」

奏乞止班師疏曰：「契勘金人重兵盡聚東京，屢經敗衄，銳氣沮喪，聞之謀者，敵欲棄其輜重，疾走渡河，況今豪傑向風，士卒用命，天時人事，強弱已見，功及垂成，時不再來，機難盡失，臣日夜料之熟矣，惟陛下圖之。」

奏乞乘機進兵，劄曰：「……臣契勘金人近累敗衄，其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，惟是賊衆尙徘徊於京城南壁一帶，近却發八千人過河北，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，乃金人必亡之日，若不乘勢殄滅，恐貽後患，伏望速降指揮，令諸侯之兵，火速並進，庶幾早見成功，取進止。」

第三章 戰術運用

宗澤授武穆以陣圖，武穆一見卽置之，後復以問武穆，武穆曰：「留守所賜陣圖，某熟觀之，乃定局耳。古今異宜，夷險異地，豈可按一定之圖。兵家之要，在於出奇，不可測識，始能取勝，若平原曠野，猝與敵遇，何暇整陣哉？況某今日以裨將聽命麾下，掌兵不多，使陣一定，虜人得窺虛實，鐵騎四蹂，無遺類矣」。澤曰：「如爾所言，陣法不足用耶？」武穆曰：「陣而後戰，兵之常法，然勢爲不可拘者，且運用之妙，在乎一心，留守第思之。」澤默默良久曰：「爾言是也！」

張所待武穆以國士，嘗從容問之曰，「聞汝從宗留守，勇冠三軍，汝自料能敵人幾何？」武穆曰：「勇不足恃也，用兵在先定謀，謀者勝負之機也，故爲將之道，不患其無勇，而患其無謀。今之用兵者，皆曰，吾力足以冠三軍，然未戰無一定之劃，已戰無可成之功，是以上兵伐謀，次兵伐交，欒枝曳柴以敗荆，莫敖採樵以致絞，皆用此也」。又嘗謂「爲將無謀，不足以搏匹夫。」

上從容與武穆談用兵之要，因問武穆，卿在軍中得良馬否？武穆曰：「驥不稱其力，稱其德也，臣有二馬，故常奇之，日噉芻豆至數斗，飲泉一斛，然非精潔，則寧餓死不受，介冑而馳，其初若不甚疾，比行百餘里，始振鬣長鳴，奮迅示駿，自午至酉，猶可二

百里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，若無事然，此其爲馬，受大而不苟取，力裕而不求逞，致遠之材也。後值襄陽平楊公，不事相繼以死。今所乘者不然，日所受不過數升，而秣不擇粟，飲不擇泉，攬轡未安，踴躍疾馳，甫百里，力竭汗喘，殆欲斃然，此其爲馬，寡取易盈，好逞易穹，騫鈍之材也。」上稱善，久之曰：「卿今議論極進。」

命武穆平楊公，所部皆西北人，不習水戰，武穆曰：「兵何常，顧用之何如耳！」

張浚奉旨還，浚得詔，謂武穆曰：「浚將還矣，節使經營湖寇已有定畫否？」武穆袖出小圖以示浚曰：「有定畫矣。」浚按圖熟視移時謂武穆曰：「浚視此寇，阻險窮絕，殆未有可投之隙，朝廷方召浚歸議防秋，盍且罷兵，規劃上流，俟來歲徐議之。」武穆曰：「何待來年，都督第能爲飛少留，不八日可破賊，都督還朝在旬日後耳。」浚正色曰：「君何言之易耶？王四廂兩年尙不能成功，乃欲以八日破，君何言之易耶？」武穆曰：「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，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。」浚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武穆曰：「湖寇之巢，艱險莫測，舟師水戰，我短彼長，入其巢而無嚮導，以所短而犯所長，此成功所以難也，若因敵人之將，用敵人之兵，奪其手足之助，離其腹心之援，使桀黠孤立，然後以王師乘之，覆亡猶反手耳，飛請除來往三程，以八日之內，俘諸囚於都督之庭。」武穆得李成謀，縛而坐之帳下省問，武穆出帳召軍吏，調兵食吏請曰：「糧且罄矣，奈何？」武穆曰，「促之耳，不然姑返茶陵以就餉。」已而顧見成謀，掉耳頓足而入

，乃逸之。諜至成軍，盡以告成，成大喜，期明日追武穆軍。是夜，武穆命士晨食，夜半悉甲趨繞嶺，翌日未明已破太平場寨，盡殲其守兵而焚燬之，賊衆大潰。

兀朮遣諜至武穆軍，爲邏卒所獲，縛至前，吏請斬之，武穆愕視曰：「汝非張斌耶？本吾軍中人也。」引至私室責之曰：「吾鄉者遣汝以蠟書至齊，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，汝往不復來，吾繼遣人問齊帝，已許我今年冬以會合寇江爲名，致四太子於清河矣。然汝所持書竟不至，何背我耶？」諜冀緩死，卽詭復，乃作蠟書僞言與前同謀誅兀朮事曰：「八月交鋒，我窮力相擊，彼已不疑，江上之約其遂矣，事濟，宋與齊爲兄弟國。」因謂諜者曰「汝罪萬死，吾今貸汝，復遣至齊問舉兵期，宜以死報。」剖股納書，厚幣丁寧，戒勿泄，諜唯唯拜謝而出，復召之還，益以幣重諭之，乃遣，至于再三，諜經兀朮所，出書示之，兀朮大驚，馳白其主，於是清河之警不復聞，豫以故得罪，遂見廢奪。諜見兀朮會龍虎大王於東京，深恐武穆欲誘致其師，併力一戰，武穆曰：「虜之技窮矣，使誠如諜言，亦不足畏也。」乃日出一軍挑戰，且罵之，兀朮怒其敗，果令龍虎大王之兵，逼偃城，武穆遣子雲及楊再興，挫其銳氣，賊屍布野，兀朮是戰，又以拐子馬一萬五千騎來，諸將懼。武穆笑曰：「易爾。」乃命步人以麻扎刀入陣，勿仰視，第砍馬足，拐子馬既相聯合，一馬債，二馬皆不能行，坐而待斃，官軍奮擊，僵屍如丘，兀朮大慟曰：「自海上起兵，皆以此勝，今已矣！」

武穆乘涉馬，從百騎習冰河上，河凍冰合，虜忽至，武穆麾其下曰：「虜雖衆，未知吾虛實，及其未定擊之，可以得志。」乃獨馳迎敵，斬其梟將，大敗虜衆。

紹興元年三月初三日，次洪州賊連營西山，王師不得渡，諸將莫當其鋒，俊大懼，召武穆問曰：「俊與李成前後數戰皆失利，君其爲我計之。」武穆對曰：「甚易也，賊貪而不慮後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生米渡，出其不意，破之必矣。某雖不才，願爲先鋒以行。」俊大喜從之。初九日武穆身披重鎧，先諸軍躍馬以濟，衆皆駭視，須臾以次畢渡，觀者以爲神，乃潛出進軍之右，武穆首突賊陣，所部從之，賊大敗，降其卒五萬。武穆一日奉金書字牌十有二，武穆嗟惋至泣下，東向再拜曰：「臣十年之力，廢於一旦，非臣不稱職，權臣秦檜實誤陛下也。」諸臣既先退，武穆孤軍深在敵境，懼兀朮知之，斷其歸路，乃聲言將翌日舉兵渡河，兀朮疑京城之民爲武穆，夜棄而去，北遁百里，武穆始班師。

兀朮益兵至鄆城北五里店……武穆時出視戰地，望見黃塵蔽天，衆欲少却，武穆曰：「不可，汝等封候取賞之機，正在此舉，豈可後時。」自以四十騎馳出……突戰賊陣前，右左馳射，士氣增倍，無不一當百，呼聲動地，一鼓破之。

第四章 戰鬪活動

戰金大於候兆川時，武穆預戒士卒曰：「吾已兩捷，彼必併力來，吾屬雖寡，當爲必勝計，不用命者斬。」及戰，士卒重傷，武穆亦被十餘創，與軍中皆死戰，卒破之。

武穆留軍竹蘆渡，與虜相持，糧垂盡，武穆密選銳三百，伏前山下，令人各以薪蘆交縛兩束，四端爇火，夜半皆舉，虜疑援兵至，驚潰，武穆進襲，大破之。

武穆以八百人破賊王善曹成等五十萬，初，衆皆懼不敵，武穆謂曰：「賊雖多不整也，吾爲諸君破之。」乃左挾弓矢，右運鐵矛，領數騎橫衝賊軍，賊衆大破。

建炎三年十一月，金兀朮與李成合寇烏江，杜充閉門不出，武穆叩寢閣諫之曰：「勦虜大敵，近在淮南，睥睨長江，包藏不淺，臥薪之勢，莫甚於此時。而相公乃終日宴居，不省兵事，萬一敵窺吾之怠，而舉兵乘之，相公既不躬其事，能保諸將之用命乎？諸將既不用命，金陵失守，相公能復高枕於此乎？雖某以孤軍効命，亦無補於國家矣。」武穆約都統王彥出戰，不進，武穆疑彥有他志，抗聲謂之曰：「二帝蒙塵，賊據河朔，臣子當道以迎乘輿，今不速戰，而更觀望，豈真欲附賊耶？」彥默然，武穆怒起，獨引所部鏖戰，遂拔新鄉，擒千戶阿里索。

武穆謂黃機密曰：「戰陣既交，手執得槍住，口有唾得嚙，則已是勇也，機密儒生，未嘗歷戰陣，到中原歷大戰，則心動矣，先隨某入小陣以觀戰，某令機密立馬處必無害也，若欲便溺，切勿離馬仄，蓋數十萬之軍，其目盡在某一旗上，機密若往來不定，

則軍人一暗箭射之矣。蓋惡我亂其目也，大陣既動，然後可隨衆動也。」

武穆謂黃機密曰：「昔杜充留守京師，某有兵二千來受充節制，始至，適城外有大寇十萬，充卽命某往戰，某不敢以寡兵不敵爲辭，卽往說賊，約降來稟充，充曰：「我何嘗令汝受降，須爲我擒之。」某復往責賊以約降而緩來，今不復受降矣，願與汝挑戰。賊魁出鬪，某馳騎獨往，奮大刀砍之，自頂至腰分爲兩，數萬衆不戰而潰，人力不至於此，眞若有神之助者，某平生之戰類如此。」

虜衆不戰而潰，武穆謂牛臬曰：「必追之，去而復來無益也。」臬追擊三十里，虜衆相殘及殺死者相半。

兀朮以敗故，復簽軍以抗武穆，河北諸郡無一人應從者。乃自嘆曰：「自我起北方以來，未有如今日之挫衄。」武穆亦喜語其下曰：「這回殺番人，直到黃龍府，當與諸君痛飲。」

第五章 整軍安民

武穆在泰州持法嚴，衆不敢犯，前軍統制官傅慶，衛州寄戶也，有勇力善戰，武穆愛之，慶恃其才，視武穆爲平交，武穆亦無忤色。及武穆爲鎮撫使，待之頗異，慶覺之不悅。會光世遣王德來涿州，武穆命慶以兵會，慶與德交馬而語云，願事劉公，德許之，統

領王憲聞其語以告，武穆憾之，戒憲勿泄。後因誇功不服，武穆則斬之。

武穆士卒雖甚飢寒不變節，每相與自詔曰：「凍殺不拆屋，餓殺不打虜，是我軍中人也。」

提轄官或撻士卒，武穆曰：「且教訓之，勿輕笞辱也」，然取人一錢者必斬，故士皆能用命。武穆嘗謂黃機密曰：「某之士卒，真可用矣，潁昌之戰，人爲血人，馬爲血馬，無一人肯回顧者，復中原有日矣！」

裨將楊貴怒一卒擅離隊伍，遂斃而尸之，卒尙未死，武穆見之問其故，以爲不應死，顧左右求其生，不可則絕之，而解衣以殮焉。召貴詰曰：「擅離隊伍，罪未至是，汝當以死償之。」貴惶懼不敢對，諸將羅拜祈免乃已。猶以豫章境上有逋逃者，責使招降焉，不然復治其罪，貴後能致其人，始獲免。

奏措置營田狀曰：「……若姑以目前論之，襄陽隨郢，地當膏腴，民力不支，苟行營田之法，其利爲厚。然卽將已七月，未能耕墾，來年入春，卽可措畫，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，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。又於安復漢陽，亦量駐兵馬，使兵勢相援，漕運相繼，荆門荆南亦已相接，江淮荆湖皆可奠安，六州之屯，且以正兵六萬爲固守之計，就撥江西湖南糧斛，朝廷支降券錢，爲一年支遣，候營田就緒，軍儲旣成，則朝無饋餉之憂，進退攻守皆兼利也。惟是葺治之初，未免艱難，必仰朝廷微有以資之。基本旣立，後之利

源，無有窮已。又此地夏秋則江水漲隔，外可以禦寇，內足以運糧，至冬後春初，江水淺澁，吾資糧已備，可以坐待矣。於今所先，在乎速備糧食，斟量屯守之兵，可善其後。臣識闇不學，輒具管見，仰報聖問，辭拙事直，伏乞聖慈裁決，干冒天威，臣不勝屏營戰慄之至，取進止。」

黃鶴樓題詞曰：「遙望中原，蒼煙外許多城郭，想當年，花遮柳護，鳳樓龍閣，萬壽山前珠翠繞，蓬壺殿裏笙歌作，到而今，鐵騎滿郊畿，風塵惡。兵安在，膏鋒鏑，民安在，填溝壑，嘆江山如故，千村寥落，何日請纓提勁旅，一鞭直指清河洛，却歸來，再續漢陽游，騎黃鶴。」

奏荆襄寬恤畫一狀曰：「……先因李成侵犯占據，殘虜剋剝，一方受弊，近遣偏師，收復六郡，差官葺治，屯兵防守，或恐兵火之餘，人未歸業，仰都督府制置使司講究措置，務在寬恤，招集流亡，速令安集，限一月條具奏聞，今條具列下項：

一、契勘新復州軍，人戶歸業，除依已降赦文指揮，放寬賦稅外，如州縣輒敢別有科率，及差借夫馬之類，許人戶越訴當職官吏，乞賜施行。

一、契勘人戶歸業之初，委是貧乏，全闕牛具子種，欲乞量借官錢，應副收買，候將來合納稅日，將所借官錢分四科隨稅送納。

一、契勘新復州軍，其賦稅依赦降指揮，權放三年，所有養贍官兵錢糧，無所從出

，若不給降，深恐因循，卻致擾民。伏乞朝廷支降錢米，應副收糴，並借貸耕牛子種本錢，所貴歸業之民，得需實惠。

一、契勘新復州軍，城壁樓櫓，並今修葺，防城器具，並合置造，所有合用錢糧，伏乞朝廷特賜支降，貴得應時辦集，軍民兩安，不致疏虞。

一、契勘人戶未歸業以前，應欠官私債負，不拘是何名色，乞並行蠲放，如州縣輒敢理索，乞重賜施行。

一、契勘新復州軍，全藉官員葺治，若不稍加恩數，深恐無以勸諭。今相度欲乞幾年爲任，與轉一官，選人比類施行，任滿無遺闕，更與轉一官，應權官權過月日，理爲實歷月日。

一、契勘新復州軍，自今體認朝廷惠養寬恤之意，用心存撫，務令安業，欲乞令逐一開具元管並後來歸業人戶單甲姓名，所住鄉村，開報過田土頃畝帳狀，申本司審覆，詣實申奏，仍乞以召集多寡分數，立爲殿最。

一、契勘所收復州軍，久經殘害，上下凋弊，州縣官如能用心召集流亡，勸課農桑，懷柔百姓，寬恤刑禁，從本司保明申奏，乞朝廷優異推恩，若較事不虔，亦卽重賜黜責。

右畫一條具在前，謹錄奏聞，伏候勅旨。」

諸將還戍，武穆使夫人至其家問勞其妻妾，遺之以金帛，申殷勤之歡，人感其誠，各勉君子以忠報。其有死事者，哭之盡哀，輟食數日，育其孤，或以子婚其女。士卒有疾，輒親造撫視，問所欲，至手爲調藥。

第六章 忠義感召

武穆平賊吉倩時，慰諭之曰：「胡虜犯順，汝曹不輔義以立功名，反於草間苟活，今我以大元帥命招納汝曹，此轉禍爲福之秋也。」賊衆感悟，解甲受降。

秦李通歸順狀曰：「契勘臣嘗以國難未除，虜禍方熾，竊有意於恢復之事，深籌逆計，以爲中原之士，性具五常，豈無忠義，思報國家，特以身陷虜僞之郊，未能奮發，於是多遣信實之人，密行宣佈朝廷之德意，說諭結約，俾其磨濯一心，以待王師之舉，相爲應援。今有魏州欒川知縣修武郎李通，將帶五百餘人，首倡歸順，已到鄧州，除已差官前去引接犒勞外，謹錄奏聞，伏候勅旨。」

金人入建康，杜充降金，諸將洶洶欲叛，武穆麾下亦有從戚方亡而爲盜者，武穆灑血屬衆曰：「我輩荷國厚恩，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，書竹帛，死且不朽，若降而爲虜，潰而爲盜，偷生苟活，身死名滅，豈計之得耶？建康江左形勝之地，使胡虜盜據，何以立國，今日之事，有死無二，輒出此門者斬。」音容慷慨，士爲感泣，不敢有異志。又

招餘將曰：「凡不爲紅頭巾者隨我」，於是傅慶劉經以軍從。充渡江降虜，餘兵皆西北人，素慕武穆恩信，有密白武穆願請爲主帥而俱叛北者，武穆欣許之，有頃其部曲首領各以行位之籍來，武穆按籍呼之曰：「以爾等之衆且強，爲朝廷立奇功，取中原，身受上賞，乃還故鄉，豈非榮耶？必能湔滌舊念，乃可相附，其或不聽，寧先殺我，我決不能從汝曹叛。」衆皆幡然歡呼曰：「惟統制命」，遂盡納之。

黃佐來降，武穆召佐使坐，命具酒與飲，酒酣撫佐背謂曰：「子真丈夫，知逆順禍福者無如子，子姿力雄鷲，不在時輩下，果能爲朝廷立功名，一封侯豈足道哉，吾欲遣子至湖中，視有便利可乘者擒之，可以言語勸者招之，子能卒任吾事否？」佐感激至泣。

相州人張用，與其妻一丈青，以兵五萬寇江西，俊召武穆語曰，非公無可遣者，問用兵幾何，武穆曰：「以某自行，此賊可徒手擒。」俊因以步兵三千蓋之，武穆至金牛頓兵，遣一卒持書諭之曰：「吾與汝同里人，忠以告汝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，皆汝所悉也，今吾自將至此，汝欲戰則出戰，不欲戰則降，降則國家錄用，各受榮寵，不降則身隕鋒鏑，或係累歸朝廷，雖悔不可及矣！」用與其妻得書，遂俱解甲。

每調軍食，武穆必蹙額謂將士曰：「東南民力耗弊極矣，國家恃民以立國，使爾曹徒耗之，大功未成，何以報國。」

武穆嘗受節制於諸將，事多牽制，語其下曰：「使其得進退稟命於朝廷，何功不立，一死烏足道哉，要使後世書冊中，知有岳某之名，與關張輩功烈相彷彿耳。」

叛將戚方爲武穆窮追，乃間道降張俊，俊力爲請免，武穆謂俊曰：「招討有命，飛固當稟從，然飛與方同在建康，方遽叛去，固嘗遣人以順逆喻之，不聽，屠掠生靈，騷動郡縣，又誘殺扈將而屠其家屬，拒命不降，比諸凶爲甚，此安可賞。」俊再三請，武穆呼方謂之曰：「招討既赦汝一死，宜思有以報國家。」方再拜謝立於左。

第七章 謙讓愛人

秦乞先推賞劉光世軍，狀曰：「臣先奉聖訓收復襄陽等處六郡，總率軍馬，節次見陣，掩殺番僞兵馬，收復州軍了當，續恭朝廷令劉光世遣差軍馬五千人以爲牽制，臣於七月廿三日收復信陽軍六郡了畢，光世遣鄴瓊軍馬於二十六日到襄陽府臣軍前，雖其至不及期，然臣之軍士，知有後援，所以能成薄效，卒使不霑寸賞，恐拂人情，伏望聖慈將劉光世所差官兵，特降睿旨，先次推賞，謹錄奏聞，伏候勅旨。」

復襄漢時，宰臣朱勝非諭以飲止日建節，武穆愕然曰：「丞相待我何薄耶？」乃謝使者曰：「爲某善辭丞相，岳某可以義責，不可以利驅，襄陽之役，君事也，使訖事不授節，將坐視不爲乎？拔一城而予一爵者，所以待衆人，非所以待國士也。」及是建節

，力辭不得已，乃受。

乞褒賜張所劄曰：「飛竊聞好生惡死，天下常情，若臨大難而不變，視死如歸者，非忠義之士不能，伏見左通直郎直龍圖閣張所，以忠許國，義不顧身，雖斧鉞在前，凜然不易其色，終能以全節自守而不屈，不惟飛知之，士大夫無不知之，今蒙朝廷已叙復元官，恩至渥矣，然區區之心，欲望更賜敷奏，特與優加褒異，庶使天下忠義之士，皆知所勸……不勝待罪之至。」

或人問天下何時太平，武穆曰：「文官不愛錢，武官不惜命，則太平矣。」

武穆嘗謂黃機密曰：「某被主上拔擢至此，僅有纖毫非是，被儒生寫在史書上，萬世措改不得，某苟有過，機密必以見告。」

庖人供雞，武穆曰：「何爲多殺物命？」對曰，州中所送食也，武穆命後弗供。

武穆以沈香分屬官，黃機密所得最小，武穆撫然，機密曰：「某以一身從軍，雖得香無所用之。」武穆乃曰：「某舊日亦愛燒香，瓦爐中燒柏香耳，後來亦屏之，大丈夫欲立功業，豈可有所好耶？」衆有愧色。

武穆見夫人御繒帛，則曰：「吾聞后宮妃嬪，在北方尚多糞乏，汝既與吾同憂樂，則不宜衣此。」命易以布素。

蜀帥吳玠以名姝資奩鉅萬使遣武穆，武穆厚遣使者歸其女，諸將或請留此結好，武穆

曰：「吳少帥於飛厚矣，然國恥未雪，聖上宵旰不寧，豈大將宴安取樂時耶？」

武穆遇子尤嚴，平居不得近酒，爲學之暇，使操畚治農圃曰：「稼穡難艱，不可不知也。」

破楊么後，牛皋請行勦殺以示軍威，武穆曰：「彼皆田里匹夫耳，先惑於鍾相妖巫之術，故相聚以爲奸，其後乃沮於程吏部盡誅雪恥之意，故恐懼而不降，日往月來，養成元惡，其實但欲求全性命而已，今楊么已被顯誅，鐘儀且死，其餘皆國家赤子，苟徒殺之，非主上好生之意也。」